

虚土

刘亮程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虚 土

刘亮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土 / 刘亮程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10-09639-9

I. ①虚…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6192 号

虚土

刘亮程 / 著

责任编辑 / 冯雪松 温发权

出版发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 /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印数 / 1-9,000 字数 / 230 千字

书号 / ISBN 978-7-210-09639-9

定价 / 58.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7—61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 021-64386496 调换。

目 录

开头 我居住的村庄 · 001

壹 我五岁时的早晨

我在慢慢认出度过我一生的那个人 · 004

五岁的早晨 · 005

我不长大，不行吗？ · 007

长大的只是那些大人 · 011

贰 一个人要出生

有一个人要死 · 015

一个人出生 · 017

一朵云 · 020

烧荒 · 022

叁 虚土庄的七个人

刘扁 · 026

冯二奶 · 030

冯三 · 034

张望 · 037

冯七 · 040

韩拐子 · 042

王五 · 044

肆 虚土庄的白天和夜晚

不认识的白天 · 049

守夜人 · 058

伍 桥断了

谁的叫声让一束花香听见 ·070

桥断了 ·073

我正一遍遍经历谁的童年 ·076

树上的孩子 ·079

一朵花向整个大地开放自己 ·082

陆 马老得胡子都白了

夜晚的咳嗽声 ·087

马老得胡子都白了 ·089

有几茬粮食我没吃上 ·091

月光也追过来 ·092

好多人没有老年 ·094

柒 我听来的三个故事

瞎了 ·098

赌徒 ·107

报复 ·114

捌 我的妻子 ·121

玖 冯七经过的七个村庄

沙门子 ·129

荒舍 ·130

高台 ·131

一户人 ·133

虚土庄子 ·134

克里亚 ·136

黄沙梁 ·136

拾 我当村长那几年

比我更老的人全糊涂了 ·140

我把路移到荒野上 ·142

能人又成堆出来 ·144

我孤单一人站在童年 ·148

拾壹 虚土梁上的事物

影子 ·152

天空的大坡 ·155

村庄的劲 ·158

村长 ·161

把时间绊了一跤 ·165

给太阳打个招呼 ·167

拾貳 每人都在等一个东西

狗能看见人做的梦 ·174

每个人都在等一个东西 ·176

无边无际的粮食 ·180

拾叁 胡长的榆树

我在黄沙梁的一间房子醒来 ·184

那条路很久没人走了 ·184

钉在云头的木橛子 ·185

虚土庄人要来报复了 ·187

西北风得了势 ·188

虚土庄人没来 ·192

马车丢了 ·195

八分地 ·196

风刮来的两个人 ·198

叫莲花的女人 ·200

胡长的榆树 ·202

往天上跑的车 ·204

这驾马车终于要做成了 ·205

虚土庄人全变成老鼠 ·207

拾肆 麦子熟了

谁在梦中使唤我 ·209

卖磨刀石的人 ·212

那块麦地是谁的 ·217

拾伍 我独自过掉的几种生活

墙洞 · 223

老鼠 · 233

拾陆 车户

杨三寡妇的饭店 · 243

车户 · 245

拾柒 虚土庄的最后一件事（上）

我们都在等你回来 · 253

弄清村里的事 · 255

这个村庄长着二百零七只眼睛 · 258

梦就像一座一座的高大坟墓 · 261

我又听到那群女人说话 · 267

拾捌 一个早晨人全走光

每年都有一两个人留在去年 · 269

夜晚是一驾黑车 · 270

我们有可能被自己的梦吃掉 · 273

一个人的影子长大成长夜 · 275

我从外面回来 · 278

一个早晨人全走光 · 279

拾玖 虚土庄的最后一件事（下）

我听到了七阵哭喊声 · 284

天亮了又亮了 · 287

家里早就没人了 · 290

我想给他们说说晚上的事 · 293

贰拾 终于轮到我说话了 · 296

贰拾壹 我在远方哭我听不见

荒野从没埋掉一个人 · 304

我在远方哭我听不见 · 307

结尾 树叶尘土 · 315

开头

我居住的村庄

我居住的村庄，一片土梁上零乱的房屋，所有门窗向南，烟囱口朝天。麦子熟了头向西，葵花老了头朝东，人死了埋在南梁，脚朝北，远远伸向自家的房门，伸到烧热的土炕上，伸进家人捂暖的被窝。

一场一场的风在梁上停住。所有雨水绕开村子，避开房顶和路。雨只下在四周的戈壁，下在抽穗的苞谷田。

白天每个孩子头顶有一朵云，夜晚有一颗星星。每颗星星引领一个人，它们在天上分配完我们，谁都没有剩下。至少有七八颗星照在一户人家的房顶。被一颗星孤照的是韩三家的房顶。有时我们家房顶草垛上也孤悬着一颗星星，那样的夜晚，母亲一个人在屋里，父亲在远处穿过一座又一座别人的村庄，他的儿女在各自的黑暗中，悄无声息，做着别人不知道的梦。

壹

我五岁时的早晨

我在慢慢认出度过我一生的那个人

你让我看见早晨。你推开门，我一下站在田野。太阳没有出来，我一直没看见太阳出来。一片薄光照着麦地村庄，沙漠和远山一样清晰。我仿佛同时站在麦地和远处沙漠上，看见金色沙丘涌向天边。银白的麦子，穗挨穗簇拥到村庄，要不是院墙和门挡住，要不是横在路边的木头挡住，麦子会一直长上锅头和炕，长上房。

那是我永远不会尝到的谁眼看丰收的一季夏粮，我没有眼睛。母亲，我睁开你给我的小小心灵，看见唯一的早晨，永远不会睡醒的村庄。我多么熟悉的房顶，晾着哪一个秋天的金黄苞谷，每个棒子仿佛都是我亲手舂的。我没有手，没有抚摸你的一粒粮食。没有脚，却几乎在每一寸虚土上留下脚印。这里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仿佛见过无数次。

母亲，是否有一个已经过完我的一生？你早知道我是多余的，世上已经有过我这样一个人，一群人。你让我流失在路上，你不想让我出生，不让我长出身体。世上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身体，他正一件件做完我将来要做的所有事情。你不想让我一出生就没有事情，每一步路都被另一个人走过，每一句话他都说过，每个微笑和哭都是他的，恋爱、婚姻、生老病死，全是他的。

我在慢慢认出度过我一生的那个人，我会知道他的名字，看见他的脚印。他爱过的每样东西我都喜爱无比。当我讲出村子的所有人和事，我会知道我是谁。

或许永远不会，就像你推开门，让我看见早晨，永远不向中午移

动的早晨。我没有见过我在太阳下的样子，我可能一直没有活到中午，那些太阳下的影子都是别人。

五岁的早晨

我五岁时的早晨，听见村庄里的开门声，我睁开眼睛，看见好多人的脚、马腿，还有车轱辘，在路上动。他们又要出远门，车轮和马蹄声，朝四面八方移动，踩起的尘土朝天上飞扬。我在那时看见两种东西在远去，一个朝天上，一个朝远处。我看一眼路，又看天空。后来，他们走远后，飘到天上的尘土慢慢往回落，一粒一粒地落，天空变得干干净净。但我总觉得有一两粒尘土没有落下来，在云朵上，孤独地睁开眼睛，看着虚土梁上的村子。再后来，可能多少年以后，走远的人开始回来，尘土又一次扬起来。那时我依旧是个孩子，我站在村头，看那些出远门的人回来，我在他们中间没看见我，一个叫刘二的人。

我在五岁的早晨，突然睁开眼睛，仿佛那以前，我的眼睛一直闭着。我在自己不知道的生活里，活到五岁，然后看见一个早晨，一直不向中午移动的早晨。我看见地上的脚印，人的脚和马腿。村子一片喧哗，有本事的人都在赶车出远门。我在那时看见自己坐在一辆马车上，瘦瘦小小，歪着头，脸朝后看着村子，看着一棵沙枣树下的家——五口人，父亲在路上，母亲站在门口喊叫。我的记忆在那个早晨，亮了一下。我记住我那时候的模样，那时的声音和梦，然后又什

么都看不见了。

我是被村庄里的开门声唤醒的。这座沉睡的村庄，可能只有一个早晨，剩下的全是被别人过掉的夜晚和黄昏。有的人被鸡叫醒，有的人被狗叫醒，醒来的方式不一样，生活和命运也不一样。被马叫醒的人，在远路上，跑顺风买卖，多少年不知道回来。被驴叫醒的人注定是闲锤子，一辈子没有正经事。而被鸡叫醒的人，起早贪黑，忙死忙活，过着自己不知道的日子。虚土庄的多数人被鸡叫醒，鸡一般叫两遍，就不管了，剩下没醒的人就由狗呀、驴呀、猪呀去叫。苍蝇蚊子也叫醒人，人在梦中的喊声也能叫醒自己。被狗叫醒的人都是狗命，这种人对周围动静天生担心，狗一叫就惊醒，醒来就警觉地张望，侧耳细听。村庄光有狗不行，得有几个狗一叫就惊醒的人，白天狗一叫就跑过去看个究竟的人。最没出息是被蚊子吵醒的人——听说梦的入口是个喇叭形，蚊子的叫声传进去就变成牛吼，人以为外面发生了啥大事情，醒来听见一只蚊子在耳边叫。

被开门唤醒的，可能就我一个人。

那个早晨，我从连成一片的开门声中，认出每扇门的声音。在我没睁开眼睛前，仿佛已经认识了这个村子。我从早晨的开门声中，清晰地辨认出每户人家的位置，从最南头到北头，每家的开门声都不一样。它们一一打开时，村子的形状被声音描述出来，和我以后看见的大不一样，它更高、更大，也更加喑哑。越往后，早晨的开门声一年年地小了，柔和了，听上去仿佛村庄一年年走远，变得悄无声息。门

和框再不磨出声音，我再不被唤醒，我在沉睡中感到自己越走越远。我五岁的早晨，看见自己跟着那些四十岁上下的人，去了我不知道的远处。当我回来过我的童年时，村子早已空空荡荡，所有门窗被风刮开，开门声像尘土落下飘起，没有声音。

我不长大，不行吗？

他们说，我早长大走了，我不知道。我一个人在村里游逛，我的影子短短的，脚印像树叶一片片落在身后。我在童年待的时间仿佛比一生还久。村子里只有我一个五岁的孩子，不知道其他孩子去哪儿了，也许早长大走了。他们走的时候，也没喊我一声，也许喊了我没听见。一个早晨我醒来，村子里剩下我一个孩子。我和狗玩，跟猫和鸡玩，追逐飘飞的树叶玩。

大人们扛锹回来或提镰刀出去，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我遇见的都是大人。我小的时候，人们全长大走了，车被他们赶走，立在墙根儿的铁锹被他们扛走，牛被他们牵走，院门锁上钥匙被他们带走。他们走远的早晨，村子里只剩下风，我被风吹着在路上走；他们回来的傍晚风停了，一些树叶飘进院子，一些村东边的土落在村西。没有人注意这些，他们只知道自己一天干了些什么，加了几条埂子，翻了几亩地，从不清楚穿过村庄的风干了些什么，照在房顶和路上的阳光干了些什么。

还有我，一个五岁的孩子干了什么。

有时他们大中午回来，汗流浹背。早晨拖出去的长长影子不见了，仿佛回来的是另一些人。我觉得我是靠地上的影子认识他们的，我从没看清他们的脸，记住的是他们走路的架式，后脑勺的头发和手中的农具。他们的脸太高，像风中的树梢，我的眼睛够不到那里。我一般从肩上的铁锨认出扛锨的人。听到一辆马车过来，就知道谁走来了。我认得马腿和蹄印，还有人的脚印。往往是他们走远了，我才知道走掉的人是谁。我没有长大到他们用旧一把铁锨，驶坏一辆车，我的生命在五岁时停住了。我看见他们一岁一岁地往前走，越走越远。他们从我身边离开的时候，连一只布鞋都没有穿破。

我以为生活会这样不变地过下去，他们下地干活，我在村子里游逛。长大是别人的事，跟我没关系。那么多人长大了，又不缺少大人，为啥让所有人都长大，去干活？留一个没长大的人，不行吗？村里有好多小孩干的活，钻鸡窝收鸡蛋，爬窗洞取钥匙。就像王五爷说的，长到狗那么大，就钻不进兔子的洞穴了。村子的一部分，是按孩子的尺寸安排的。孩子知道好多门洞，小小的，遍布村子的角角落落。孩子从那些小门洞走到村子深处，走到大人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后来，所有人长大了，那些只有孩子能进去的门洞，和门洞里的世界，便被遗忘了。

大人们回来吃午饭，只回来了一半人，另一半人留在地里，天黑才回来。天黑也不一定全回来，留几个人在地里过夜。每天都有活干完回不来的人，他把劲儿用光了，身子一歪睡着在地里，就算留下来看庄稼了。其实庄稼不需要看守，夜晚有守夜人呢。但这个人的瞌睡需要庄稼地，他的头需要一截田埂做枕头，身体下需要一片虚土或草